



张恨水
经典作品集

张恨水
著

剑胆琴心

张恨水
经典作品集

张恨水
著

剑胆琴心

张恨水
经典作品集

张恨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胆琴心 / 张恨水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317-4116-9

I. ①剑…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5650 号

剑胆琴心

Jiandan Qinxin

作者 / 张恨水

责任编辑 / 王丹 金倩倩

封面设计 / 里奥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50080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经销 / 新华书店

地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网址 / www.bfwy.com

印刷 / 廊坊市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 341 千

印张 / 12.25

版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17-4116-9

定价 / 38.00 元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回 | 卖酒秋江壁诗惊过客 | 舍舟中道袂被访高贤 | 1 |
| 第 二 回 | 点烛高谈壮军戎马健 | 翻身下拜月下剑光寒 | 10 |
| 第 三 回 | 索骥遍峰峦荒厂度夜 | 结茅在泉石古洞疑仙 | 24 |
| 第 四 回 | 搔痒撼丰碑突逢力丐 | 抚膺来旧国同吊斜阳 | 32 |
| 第 五 回 | 慷慨话当年重游旧路 | 凄凉吊夜月愁听寒涛 | 41 |
| 第 六 回 | 踪迹不明梦中惊解纽 | 姓名无异身外托传书 | 50 |
| 第 七 回 | 凉夜斗凉山戏玩老辈 | 客途听客话义救寒儒 | 59 |
| 第 八 回 | 随手显功夫茶寮较力 | 细心分解数草地挥拳 | 67 |
| 第 九 回 | 虽败犹荣埋名甘遁世 | 弄巧成拙盗宝枉追踪 | 77 |
| 第 十 回 | 匕首横飞此君来不速 | 刺痕乍裹孝子感尤深 | 86 |
| 第 十 一 回 | 逆旅晤蛾眉青垂寒士 | 轻车弄虎穴巧服群雄 | 95 |
| 第 十 二 回 | 兔起鹘落梦酣来恶斗 | 目挑眉语马上寄幽情 | 104 |
| 第 十 三 回 | 是鬼是仙塔尖飞野火 | 疑人疑我道半释强俘 | 114 |
| 第 十 四 回 | 绝艺惊人空手入白刃 | 狂奔逐客黑影舞寒林 | 126 |
| 第 十 五 回 | 此理不明卧地惊怪汉 | 前疑可释举火会高朋 | 137 |
| 第 十 六 回 | 茅店相逢老姬奋大勇 | 荒庵小住少女现轻功 | 146 |
| 第 十 七 回 | 三侠同攻众么遭痛击 | 群英偶集一老阻忠谋 | 155 |
| 第 十 八 回 | 白首誓双拼骄翁败北 | 绿林付一炬大寇潜踪 | 170 |

第十九回	轻薄数言惩顽过闹镇	苍茫四顾感遇渡寒江	181
第二十回	踏雪为书生情深觅药	分金赠壮士义重衔环	196
第二十一回	佳偶可成娇容窥醉色	良缘志别宝剑换明珠	210
第二十二回	避险白门送一肩行李	逞才蜀道弄几个轻钱	220
第二十三回	奇器求生连环成巨炮	只身服敌两手破单刀	229
第二十四回	胡帝胡天山王重大典	难兄难弟魔窟庆余生	240
第二十五回	世外有天人手牵猛虎	目中无鼠辈心恕妖狐	252
第二十六回	不谋而合无心得哑侣	胡为乎来故意斗尼僧	261
第二十七回	手指数伸强梁驴上去	灯花一闪倩影座中飞	270
第二十八回	暗碎心房酒家逢铁块	独开眼界松谷见猿桥	280
第二十九回	舍命访奇人兽林下拜	腾身救远客鹰啄飞来	290
第三十回	萍迹聚东川良朋把臂	花容窥北艳有女同舟	300
第三十一回	促膝道奇闻同酣白战	隔窗作幻想独醉红情	313
第三十二回	鬓影衣香相思成急病	晓风残月消息鉴芳心	324
第三十三回	惟侠有情片帆甘远逐	移忠作孝匹马请孤征	335
第三十四回	群贼如毛装神玩蠢敌	浑身是胆率仆突重围	344
第三十五回	蔽日旌旗奇兵散股寇	连宵炮火妙策救危城	359
第三十六回	粉壁留题飞仙讶月老	倭刀赠别酌酒走昆仑	376

第一回

卖酒秋江壁诗惊过客 舍舟中道袱被访高贤

英雄自古半屠沽，姓氏何须问有无。起舞吴钩人不识，飘然散发走江湖。

几株古柳对柴门，犹有红羊劫后痕。一样江湖摇落恨，秋来无计慰桓温。

飘零琴剑复何求，老去生涯一钓舟。不见中原虬髯客，五湖隐去不回头。

扑去黄衫两袖尘，打鱼卖酒楚江滨。客来不觉昂头笑，三十年前老故人。

这四首七绝，写的是四张条幅，悬在一家酒店的壁上。因为悬挂的日子，为时很久，纸色已不是那样洁白。单说攀住这四张条幅的棉绳，已成灰黑，分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了。这酒店里常来的顾客，十之七八，都是农夫渔父。他们不知道诗是什么东西，绝没有人来注意。就是临时来的顾客，无非是河下过往的商人旅客，一坐便走，也不会研究到四张条幅上去。不过主人翁对于它，倒好像很是爱惜，不让它破烂，也不让它污秽，挂在那里总保持它的原状，一直悬了七年之久。

这天居然遇到一个识者。那个时候，一轮红日，已经偏向西方，渐渐要沉落到一带远山里去。一道金光射在河里，将波浪截断，随着波浪，荡漾不定。这河的东岸，便是这家酒店，店外一排几十棵高大

柳树，参差站在水边，拖着整丈长的柳条，向水面垂了下去。柳树年代久了，树根叉叉丫丫，由岸上伸了出来，两株大树根上，都有小渔船的系桩绳在上面拴着。柳上巢着几窝老鸦，纷纷的由别处飞来，站在树枝上，翘着尾巴乱叫。柳树外边，正泊着一只新到的船，叮当叮当，拖着铁链下锚。这个当儿，船舱里正钻出一个中年汉子，站在船头上一看，只见树丛子里伸出一根竹竿，挑出一幅酒幌子来。酒幌子下面，列着一幢屋子，远望好像是个铺面。这汉子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在洲湾子里躲了两天的风，闷得发慌，这遇到酒馆子，要喝他一个痛快！船老板，这是酒铺子吗？”船老板在后舱伸出头来，笑道：“柴先生，这是朱老头酒铺子，有的是好酒。他铺子还有两样好东西，你不能不去尝一尝：一样是糟雁，一样是咸鱼。他本来带打鱼，到了秋天以后，他打得大鱼，都把咸起来，挂在风头上一吹，留到开了春再卖；那糟雁是这江后湖荡子里用鸟枪打得的，他宰剥得干净，先是把盐卤着，后来就用自己家里的酒糟糟上。你要去喝酒，他大块的切了出来，够你喝醉的了。”那汉子听说，跳下船去，向酒店里来。顶头就碰见一个六十上下的一个老人，后面跟着一个二十上下的姑娘。那个老头子，穿了一件蓝布短夹袄，横腰束了一根青布板带，在布带里，斜插一根拴荷包的旱烟袋。一部花白胡子，由两边耳根下向下巴下面一抄。脸上虽然瘦瘦的，那一双眼珠，可是还闪闪有光。头上戴了一顶薄片破黄毡帽，在帽子边下，戴着一束短纸煤。看那样子，就是一位精神饱满的老人家。这位姓柴的，拱了一拱手，然后问道：“老人家，前面就是朱老头子的酒店吗？”那老头子用手一摸胡子，笑道：“大哥，你认识朱老头子吗？”姓柴的道：“不认识，我听说他家里的酒好，要到他家里去喝两盅。”那老人回头对那姑娘道：“你去收拾船上的鱼，我带这位客人喝酒去。”这汉子听了，问道：“你贵姓就是朱吗？”老人点头笑道：“我就是朱老头子。”这汉子听了，很是惶恐，连道对不住。老人笑道：“不要紧，我本来是老头子，不叫我这个叫什么？”他一挥手，那姑娘自向河下而去，他自带姓柴的到酒店里来。

这里敞着店门，正对着河下，拦着门也有两棵小些的柳树，和一

棵樟树。那樟树叶子红了一大半，被一抹斜阳照着，倒是好看。临着门外，架了一座小芦席棚，一列摆了几副干净座头。老人高喊道：“蛮牛，有客人喝酒！”当时屋子里答应一声，走出一个粗眉大眼小黑胖子，他手上拿了一块抹布，将桌子擦抹了。老人道：“你把陈缸里的酒，给这一位客人打一壶来。”因又笑着对姓柴的道：“你这位大哥，大概也听说我这里的咸鱼糟雁好吃，各样给你要一碟子好吗？”姓柴的道：“好好！多来一点不妨。”说这话时，看那老人取下帽底下的纸煤，在身上掏出铁片火石，敲着将纸煤燃着了，于是，取出旱烟袋，衔着口里吸旱烟，背了两手，靠住芦棚的小柱，向河外看去。蛮牛将酒菜送上，姓柴的一双眼睛，只向这老人浑身上下打量。蛮牛便问道：“你这位客人，认识我们老爹吗？”老人一回头，姓柴的起来拱拱手道：“老人家，我请你坐下来，同喝两杯，好吗？”老人笑道：“客人请便，我还要下河去收拾鱼船。”回头对蛮牛道：“这位客人要酒要菜，只管送来，不必算钱。”说毕拱一拱手，衔着烟袋下河去了。姓柴的连说不敢，他已去远了。姓柴的喝着酒，便问蛮牛：“这老人家号什么？一向就在这里卖酒吗？”蛮牛道：“他老人家号怀亮，一向就在这里卖酒，可是人家都叫他老朱爹。”姓柴的道：“他老人家很有精神，我看是个武艺高强的人。”蛮牛微笑道：“他老人家只会打鱼，没有什么武艺。就只一层，他老人家好交朋友。你大哥要酒，我就去取来，他老人家说不要钱就不要钱的。”说毕，抽身就进店房去了。姓柴的见蛮牛不肯说，越是奇怪，见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子，在扫店房里的地，便想问他两句。

一走进店门，只见左壁墙上，悬着那四首诗的大字条幅，笔力雄劲。一念那诗，“打鱼卖酒楚江滨”之句，又有“犹有红羊劫后痕”之句，似乎这不是古人所作的诗。最奇怪的是第二首，“一样江湖摇落恨，秋来无计慰桓温”，无论如何，这不是一家酒店里所应贴的字句。于是从头到尾，重新念了一遍，一面念着，一面点头。最后看见所落的款，乃是“留赠楚江春酒店主人，游方老道士江湖散人笑涂”。后面只写了干支，没有载明文字的年月。便长叹了一口气道：“英雄不遇时

机，今古都是一样。但是既然不肯说出来，为什么倒写了出来？”这时，那蛮牛出来了，问道：“你这位客人，还要喝酒吗？”姓柴的道：“我不要喝酒了，但不知道你们老爹什么时候回来？”蛮牛道：“也许就回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回来。你看，前面大江，一点风浪也没有。今天晚上，又是好月亮，说不定他老人家要出口去，到江里去打鱼。”他说时，指着对岸一片芦洲。芦洲之外，一片白色，和江南几点远山相接。那江水被晚烟笼罩，隐隐约约，不能十分清楚。这一片白色，便是滚滚大江了。姓柴的看时，果然大江像一片白练，铺在地上，一点浪头也没有。说道：“他老人家不一定今晚上回家，我也不在此多候。这酒菜我不客气，就奉扰了，不知道你宝号里有柬帖没有？”蛮牛道：“这个地方，哪里有柬帖？”姓柴的道：“没有柬帖，找一张红纸也可以。”蛮牛道：“那还可以找得出来，请你等一等罢。”去了一会儿，找出一张半旧的红纸片来。姓柴的用手裁得整齐了，要了笔墨，在纸片上楷书了一行字：晚生柴竟顿首拜。写毕，交给蛮牛道：“你老爹回来了，请你把这个草帖呈送。拜托你大哥对他老人家说，就说我叫柴竟，是江西新淦人，因为到江南九华山去朝山，所以由此经过。我看他老人家，是一位不遇时的老英雄，愿意请教他老人家。回来了，请你到河岸上去叫我一声。那柳树外面，一只江西雕尾船，就是我们的船。你大哥叫一声，我就再来拜访。”蛮牛笑道：“这倒可以，就是怕他老人家今晚晌不能回来。”柴竟道：“不回来也不要紧，明天再来拜访罢。”说毕，告别回船。进了船舱，舱里已经点上油灯，同舱的客人，各人缩着腿坐在铺上，彼此闲谈。柴竟别有心事，舱里也坐不住，走出舱来，便在船头上闲眺。

这个时候，天色已然十分晚了。这是九月初头，一轮新月，早临在天上，影子落入河心。这是通江的一道小河里，一面是渔村，三面是芦洲。芦苇长得丈来长，正是开花的时节。月亮下面，恍惚芦从上面，洒了一层薄雪一般。晚风一吹，那鸭毛似的芦花绒，飘飘荡荡，在半空中乱舞，看去更像下雪，倒是有趣。河里被江潮簸动，也有点小浪，打着船舷，劈劈拍拍的响，越是显得这河下清寂，岸上也没有

声息，就是柳树里和芦苇丛里放出几点灯火之光。柴竟站立了一会儿，忽然一阵晚风由西南吹来，吹得头发向东飘动，因道：“船老板，转了风了，明天一早就开吗？”船家推开篷，伸出头来一望，先说了一声好风，笑道：“这样好的风，我们明天，可以赶到殷家汇，后天可以到大通了。柴先生愿意在大通上岸，无论如何，月半前，可以赶到九华山。”柴竟道：“我和你商量商量，明天早上停半天开船，行不行？”船家道：“那不行，我答应，这一船的客人也不答应。这好的天气，顺风顺水，不赶一程路，还等什么时候？”柴竟一想，船家所说也是，哪有遇到顺风不开船的道理，也就不再作声。因见岸上一片好月亮地，就站在船边，轻轻一跳，跳上岸来。

他信脚走了一箭之远，有一个茅草牛棚，却没有牛，棚外便是一片草地。心想：这两天坐船坐得血脉停涩，不好舒展，何不在这月亮下的草毡上打两路拳脚，活动活动。于是更望前走，走到一排篱笆后面，忽听得有一个人喝道：“小鬼！老爹总告诉你不要动手动脚，你还是这样闹！你只管把本事拿出来，我是不怕的。若是打了碗，老爹问起来，不许赖我。”接上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道：“你既然不怕，趁老爹大姑娘都不在家，我们较量较量。”柴竟一听这两句话，不由心里一动，便轻轻的走到篱笆根下，用手扒开一些篱笆上的藤叶，向里观望。看那说话的两人，一个是蛮牛，一个是在酒铺里扫地的孩子。那院子里地下，一路摆着有二三十个石球，石球远看去，小的有碗来大小，大的就比人头还大，圆滚滚的，光滑滑的，没有窟窿，也没有柄。那小孩子蹲在地上，拣着石球，不问大小，就向蛮牛这里抛来。蛮牛离那小孩，有个三丈多路，左手托住一叠碗，站在月亮下。那小孩子将石球抛来，他只顺手一接，如接住棉絮团一般，轻轻的接着，就向地下一放。左手托着一叠六七只碗，响也不一响。柴竟一见，不由心里连叫几声惭愧：这种既光又圆的石球，只要是巴掌握不过来，无论大小轻重，不容易抓起，那小孩子一伸手下去就抓起来，手下这种气力，就不可捉摸；这样沉重又圆滑的东西，蛮牛只随便在空中捞住，腰也不闪一闪，功夫更大了。柴竟一直看见那小孩子把地下的石球都

抛个干净，蛮牛一个也不会漏下。那小孩子见石球已经完了，抽腿就跑。蛮牛笑道：“这时放过你，等我把碗洗完了，我必得和你较量。”柴竞一看之后，自己警戒着自己道：“像你这样的本领，还要在这里献丑吗？”那真是班门弄斧了。抽转身，依然顺着来路，回到河下，就只轻轻一跳，站在船头上。

舱里的搭客，还是说得很热闹。柴竞心里事情未曾解决，钻进舱里也不说话，展开铺盖，倒身便睡。睡在枕头上一想：自己出门，原是想寻访名师，遇到这种人，若不去讨教，还待何时？现在西南风正吹得有劲，天一亮，大概就要开船。今夜若不下船，这机会便错过了。本待和船家说明晚上就下船，又怕客多了，疑神疑鬼反不妙。好在自己的船饭钱都给过了，暗下上岸，船家也不会疑是偷跑。因此趁灯火还是明亮的，有意无意的把一些零碎东西，放在网篮里。自己行李本来简单，又没有带箱杠，捡齐之后，依然睡下。船家在后舱听到有些响动，便问道：“客人，前面什么响？”就有一个客人抢着答应道：“我们还没有睡哩！天气这样早，还有什么毛贼敢上船不成？”又有一个客人道：“我们一年之内，在长江内河里，哪月不走两三回？敢说一句大话，江湖上的事，大概知道一二。漫说我们是醒的，就是睡着了，船篷上掉下一根针来，我们也会听响动。”船老板道：“但愿如此就好，我不过说小心为妙罢了。”说毕，大家就不再提。柴竞听着倒添了一桩心事。睡到半夜，装着起来小解，推开舱门，便到船头上来。那一轮新月，已经不见，剩了满天满河的星光。听听舱里边，那几个客人，睡得呼声震天。这且不去管他，走回舱轻轻的将铺盖一卷，夹在左肋下，右手提着网篮，复又钻出舱门。看看这船头，离岸只有五尺远，便带着东西跳了上去。

这个时候，要到村里去投宿，当然不行；河边凉风，也受不住，且到前面牛棚里暂住半夜。主意打定，便走进牛棚子里来，放下东西，坐在稻草堆里，就靠着铺盖卷睡了一觉。睁开眼时，红太阳已晒到牛棚外，于是站起来，整了衣服，提着东西，走出牛棚。一看河岸下自己坐来的船，已不见踪影，大概天没亮就趁顺风走了。于是慢慢的走

到朱家酒店门前，还在昨天的座位上坐下。那蛮牛正在擦抹桌凳，见了柴竟，便道：“柴先生你真早！这个时候，你就到了。”柴竟道：“坐船的人，是起得早的。朱老爹昨天晚上回来了吗？”蛮牛道：“回来是回来了，不过他老人家到家时，天快要亮了。这个时候，他还睡不多久，我不便去把他叫醒。”柴竟道：“不要紧，由他老人家去睡罢。我的船已经开走了，我是特意留在这里，拜会朱老爹的。你不看见我带着行李吗？我那个拜帖，你大哥一定送给朱老爹看了，但不知道他老人家说了什么没有？”蛮牛道：“他老人家昨晚打了一晚的鱼，回来是累极了。你那张拜帖，看我是送给他看了，他老人家等着要睡，也没有吩咐什么就睡了。要不要喝一壶早酒？”柴竟道：“早上不喝酒罢，还没有见着他老人家先就喝得酒气熏天，那也不恭敬。”蛮牛笑道：“柴先生实在是讲礼，要见老前辈，酒都不敢先喝。我先给你预备茶水罢。”于是给柴竟张罗一阵，自去料理店事。

柴竟坐在芦棚底下，一直喝完两壶茶，太阳已经快正中了。看看朱怀亮，依然没有出来，本想问一声蛮牛，又怕这事过于冒昧，只得还是忍耐着。一直又到了中午，看看隔壁邻居的烟囱里，向半空里冒着一缕青烟，大概是人家烧午饭了，自己肚子里灌了两壶浓茶，枯坐了三四钟头，未免有些饥饿，就站起来，背着两手在太阳里面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又慢慢的走到河岸上看看江水。在自己看来，这又是好一晌子了。回头一看，酒店里朱怀亮虽没有出来，自己原来坐的桌上，却摆下许多饭菜碗。蛮牛迎上前来，笑道：“柴先生，天不早了，大概饿了。别的什么没有，昨晚上老爹打了许多大鱼来，给你煮上一条，请你喝口鲜汤罢。你吃过饭，老爹也就醒了。”柴竟走上前一看，摆了许多荤素菜：一只大海碗，盛着一条红烧鳊鱼；一碗拳头般的大块牛肉；一碗糟雁；其余还有两三样青菜豆腐；另是一把小西瓜锡壶，盛着一满壶酒；一只小瓦盆，盛着一满盆子红米饭。柴竟一看饭菜这样丰盛，连向蛮牛道谢。蛮牛笑道：“不瞒你说，我是不敢作主，这是大姑娘预备的。菜只有这些，你要酒要饭，都可以再添。”柴竟真不敢喝酒，只坐下去吃了四大碗饭。吃完了饭，蛮牛问道：“这就

够了吗？”柴竟道：“这半个月坐在船上，没有走动走动，饭量很小。这菜口味很好，我已算吃得很多了。我要问一句很冒失的话，你说的大姑娘，就是昨天跟着朱老爹下河去的那个姑娘吗？”蛮牛道：“是她。大姑娘说，吃完了饭，回头要和你谈谈。”柴竟昨晚偷看蛮牛抛石球，曾说过大姑娘的话，那意思很怕她。蛮牛那般大的力量，都不敢惹她，这大姑娘的本领，也就可知。现在大姑娘说要出来会面，自己又是欢喜，又是害怕：欢喜的是大姑娘要出来谈谈，她的父亲，当然也可以见得着；害怕的是大姑娘既有本领，若是她先施展出来，比她不过，一来没有面子，二来朱老爹也不肯见面。转身一想，我总是给她客客气气的，她未必就好意思和我为难。想到这里，心里又坦然下来。

蛮牛收去了碗筷，就听见屋子里面，娇滴滴有个女子问道：“蛮牛，那个姓柴的客人，吃饱了没有？”柴竟想道：这就是大姑娘吗？怎样这般放肆？再听蛮牛答应道：“他说吃饱了，说大姑娘的菜，做得很好吃呢！”一言未了，便是一阵阵嘻嘻的笑声，果然是那位姑娘出来了。柴竟看她的打扮，和平常女子不同，也不垂辫，也不挽头，却在右耳上盘了个小髻，由左耳边横拦着一道小辫到这髻边。那个时候，女子的衣服正是又宽又短，仿佛像一件男子的大马褂。这姑娘穿一件蓝布印白花的夹袄，却很窄小，横腰又束了一根紫花布板带。更出奇的，她竟是一双天然大脚，穿了一双白布袜，薄底红绸盘黑云头的鞋子。柴竟是江西人，虽然常看见赣州女子有不包脚的，还穿的是尖头鞋，要像这位姑娘这个样子，竟是生平第一次遇到。那姑娘是一张圆圆脸儿，一笑就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美丽是美丽，只是一双眉毛很浓，隐隐的有一种英武之气。

柴竟见她出来，连忙起身拱了一拱手道：“叨扰大姑娘的饭菜了。”那姑娘且不回礼，只笑一笑，便说道：“听说柴先生是要拜会家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柴竟道：“我看老爹是一位隐名的英雄，要在他老人家面前请教一二。”姑娘听说，偏了头将柴竟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便微微一笑道：“看这样子，柴先生很有点武艺。我自小跟随家父打鱼，倒也学过一点东西，我先要请教柴先生。”蛮牛在一边就插嘴道：

“大姑娘，人家是客，走来就要和人家请教，不大好。”姑娘眼睛一横，说道：“用不着你多事，看这位柴先生走江湖的人，还怕一个小姑娘不成？”她是和蛮牛讲理的，这一句话说出，就没有顾虑到柴竟承担得起承担不起。柴竟听了这话，未免脸上有些不好意思，便道：“我实在没有什么本领，就是有，也不敢在姑娘面前献丑。再说我是来请教的，怎样姑娘倒反向我请教起来呢？”

姑娘看柴竟的颜色和柴竟的口音，竟是愿意较量。便轻轻一窜，窜到芦棚外一片坦地上，两手一叉腰，笑着点头道：“我就在这里请教。”柴竟见这姑娘一味的好胜，本有些忍耐不住，但是觉得这种举动不合礼，况且也不知道她本领如何，不能冒昧从事。便笑道：“较量是万万不敢的，若是姑娘让我一个人献丑，我倒只好练一点小玩艺。”姑娘道：“那为什么？”柴竟道：“老爹的本领，我是知道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姑娘是老爹亲自传授的本领，自然也是高明得很，我何必找上门来栽筋斗？因姑娘一定要我献丑，我不从命，又太不知进退。所以折衷两可，情愿一个人献丑。但不知大姑娘出个什么题目？”姑娘见人家恭维她，眉毛一扬，不由喜上心来。笑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敢强求。那岸下水边上，有我一根扁担，两只空水桶，是我忘了挑水，放在那里的。就烦你的驾，给我挑一担水来。”柴竟心里一想：我肩上虽没有功夫，但是一担水，极多极多，也不过一百斤上下。水边到这里，路又不多，我有什么挑不动？她不出题目则已，出了题目，不能这样容易，恐怕这里面还有什么玄虚。他这样一想，倒踌躇起来，就不敢冒然答应。

第二回

点烛高谈壮军戎马健 翻身下拜月下剑光寒

那姑娘笑道：“这位先生，你就是要见家父，你也得拿出一点本领来看看。要是一点不会，家父就是出来谈个七天七夜，也是枉然。”柴竟也不能再忍，便笑道：“我去看看那水桶罢。”说毕就走到河岸下来。只见水边横搁了一条半边竹枝扁担在沙滩上，也不过三指宽。旁边两只小空水桶，有四五寸浸在水里，却安安稳稳的，丝毫不曾晃动。他恍然大悟：论起木桶放在水里，应该是飘荡的，现在这空桶如此安稳，一定桶底十分沉重。凭这半条竹枝扁担，就是两个木桶水，也不能胜任，何况这是两个重底的桶。要是加上满桶的水，总在二三百斤。若是挑起来，决不能用扁担挑，只有横起两只胳膊来挑了。俗言道得好：横托一块豆腐，也走不了五里路。要是伸开两臂，横拿两三百斤，非直举有千斤力量不可。自己估量着，那是办不到。但是答应下来了，也不能丢这个面子。心生一计，有了办法，便将桶底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两层极厚的铁板。便含笑提了空桶，荷着扁担走上岸来。因道：“这水桶倒是合用，唯有这根扁担太重了。不信，我试给你看看。”于是将摆着的一条板凳翻转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把竹扁担斜放在板凳腿上，不慌不忙，腿一抬，人就架空踏在扁担上。这软摊摊的光扁担，竟会不像有一个人站在上面一般。柴竟站在上面，身子三起三落，然后笑着下来。说道：“这样结实的铁扁担，怎样能挑水呢？但是这两只水桶，又太不中用了，怕它盛水会漏罢？”说时，将左臂横格，肘拐

骨向外，右手提了水桶，把桶底向拐骨间一碰。咚的一声，那外面的木圈，震了个粉碎，右手就只拿了一只桶梁在手上。那姑娘一看，知道他内功确有些根底，便向坦地上一跳。说道：“果然是一位有本领的，我到底要领教。”

一语未了，那个朱怀亮老头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钻了出来，站在姑娘面前。将手上的旱烟袋向空中一拦道：“不许胡闹！怎样大岁数了，还是不懂一点礼貌！”柴竟也不分辩，对朱怀亮一揖，就跪了下去。说道：“晚生该死，在老前辈面前放肆。”朱怀亮道：“请起，你先生怎样对我下这种重礼，实在不敢当。要是这样客气，我朱老头就不敢和你见面了。”柴竟站了起来，复又一揖，说道：“昨天见面，就知道老爹是一位隐居在江湖上的老英雄。晚上在月亮下散步，又看见那位大哥和小兄弟在后院里抛石球，我就越知道老爹的本领，言语比不上来。因此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就留在这里，愿拜门墙。刚才是大姑娘一再的要晚生献丑，晚生作不上那个题目，所以变了一个法子交卷，不想又恰好让老前辈看见了。”朱怀亮摸着胡子笑了一笑道：“要论本领，我老了，不敢说了。不过看你老哥为人，倒是个血性汉子，留在小店里喝两天酒，我们交个朋友，倒也不妨。拜门的话，千万不要提起。”

那姑娘听他两人说话，已是慢慢退到一边去，盘了腿坐在板凳上，用一个手指头，蘸了水在桌上画圈圈儿，脸上却不住放出笑容。朱怀亮便问道：“你笑什么？”那姑娘道：“这位砸了我们一只水桶，我们不应该让他赔吗？”说时，低了头只耸肩膀。朱怀亮道：“越说你不懂礼，你就越装出不懂礼的样子来。还不进去！”那姑娘笑着，进店去了。过那门槛的时候，还轻轻的将身子一耸。朱怀亮道：“不瞒你老兄说，我熬到这一把年纪，先后讨两房家眷，就剩这个孩子，惯得不成个样子。在她十岁的时候，内人就去世了，越发是不忍管束她。所以到了现在，她一点礼节不懂。”柴竟道：“不，我看姑娘就是一位巾帼丈夫。而且她那种性情，像老爹这一样痛快，尤其是难得。”朱怀亮听了，一面点头，一面用手理胡子，笑容满面，便吩咐蛮牛将柴竟的行李，一齐拿进里面去。另外泡了一壶好茶，在芦席棚下把盏谈心，朱

怀亮道：“我刚才看你老兄的武艺，内功确是不错，倒是同道中人，但不知道你老哥何以这样留意我老头子？”柴竟指着店里墙上那四挂条幅道：“晚生虽然懂得一点拳棒，但是同时也在家里读过几年书，粗粗的懂一点文墨。这上面写的话，不但是平常卖酒的人家不配挂它，就是平常会武艺的人也不配挂。在这一点，我相信老爹就是一位不遇时的大英雄。”朱怀亮听说，将凳子一拍，说道：“我不料这江叉子里，居然会遇到知己。老弟台，我看你是个好人，对你实说了罢，我是翻过大筋斗的。”柴竟听了，就想追问一句。只见老头子摸了胡子，又仰天长叹一声道：“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柴竟道：“老爹是一位慷慨英雄，难道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朱怀亮道：“我倒不是有什么亏心的事，不过我以前的事，是不能逢人就说的。一个不仔细，头和颈就要分家。老弟台，你以为我是一个纯良的百姓吗？”柴竟听了这话，心里扑通一跳，心想这老头子虽然精神矍铄，但是一脸的慈祥之色，不像是个坏人。难道他还做强盗不成吗？”便笑道：“老爹这是笑话了，像你这样的好人，晚生活了二十多年，不曾遇到几个，怎样说不是纯良百姓呢？”朱怀亮笑道：“我这话不细说，你是会疑心的。但是我并不是浔阳江边的浪里白条，干那不要本钱的买卖。也不是在梁山泊开酒店的朱贵，把人肉做馒头馅子。你不要看我是一个卖酒的老头子，我从前做过一任官，抓过印把子呢！”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又道：“老弟台，人生就是一场梦，不要到了两脚一伸，才会知道这话不错。无论是谁，只要一想三十年前的事，他就觉得是做了一场梦了。这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今晚上温好两斤酒，我们慢慢的谈一谈。这个时候，总有来往的人，暂且不提罢。”柴竟听他如此说，也只好忍在心头。

等待到晚，朱怀亮吩咐蛮牛，在店房里点了一对大蜡烛，放在桌上。用锡壶烫了两满壶酒，煮一条大江鲤鱼，切一盘卤肉，煮上一只大鸡。这时都好了，来放在桌子当中，便要柴竟来坐下，对面的酌酒闲谈。两只大蜡烛上的火光，像一条闪动的金蛇一般，抽着四五寸长焰头，照着人脸上红光相映。柴竟捧着酒杯道：“老爹这样款待，晚生心